

痛史

第十八種

客
演
述

卷之四

客
演
道

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初版



校訂者
印行兼

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(痛)第十八種史客演述一冊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)

商務印書館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客滇述

雲間顧山貞撰

川貴寇亂

戊辰。毅宗崇禎元年。陝西延安府保定縣杜木川。有耕夫聞空中聲。仰視之。見火一簇。從天而下。急避入巖中。火卽墜前數十步。光燄蓬勃。塵土湧起十餘丈。耕夫趨歸。呼衆往視。土皆焦灼。尙熾熱不可近。明日。耰得一物。如春石而黑色。錯雜銀屑。上有文若蝌蚪書。衆共破石。分藏之。是年凶。民貧。揭竿爲亂。亂首曰掌盤子。潘某爲之。衆最多。因號潘十萬。潘衆雖多。然無器械。僅奪糧救困而已。延安副將薛某討破之。殺數萬人。潘某亦死。其餘衆未散。各以黨爲小掌盤子。又有勦衛馬某者。身長大。喜鬪。人謂之馬將軍。與博徒游。輸金錢多。久而不匱。博徒異之。察探其所自來。蓋爲盜也。以弓矢劫商賈於路。北方所謂响馬賊是矣。博徒遂多從之。一日某監司被劫。捕盜甚

急。有司知盜在博徒中。發兵捕之。博徒窘。遂與官兵鬪。殺傷官兵。有司以叛聞。而衆益不敢歸。於是掠人爲盜。盜日益衆。其名有神一魁、王嘉胤、苗美、黃龍、紫金梁、不沾泥、點燈子、衝天一字王、大天王、獨行狼、一根柴、秋圪台、可天飛、蝎子塊、豹塌天、老回回、埽地王、八大王、八隊、七隊、闖將、過天星、混天星、滿天星、上天猴。其小者尙以百數。如一座城、一頂盔、老元寶之輩。不可勝記。

己巳二年。陝西兵備劉應選擊賊。殺五百餘人。其渠魁死者亦甚衆。餘皆走四川。

午庚三年。三月。賊自龍安府至劍州江口。又走毛裕渡。官兵襲之。頗有殺傷。是年設駐鎮府於廣元。以保寧府同知守之。

未辛四年。賊陷開縣。

申壬五年。賊陷新寧。

酉癸六年。賊陷大寧。時朝廷遣將征討。數年以來。互有勝負。諸賊中頗多飢民博徒。思還鄉井者。陝西總督某。招降數千人。一日縱之採樵。去其弓刀。潛遣兵數千。伏山谷。

中欲盡殺之。降者覺之。各舉石擊官兵。或拔木爲仗。奮擊官兵。官兵敗走。賊自此遂絕無歸附之心矣。諸賊爲亂累年。或戰死。或降。或自死。其衆悉併於李自成。張獻忠。卽賊首有存者。亦屬二賊部下。自成卽闖將。獻忠卽八大王也。自成米脂縣人。爲縣驛馬夫。勇猛有膽畧。嘗醉臥於縉紳艾氏石坊下。艾氏惡之。囑縣令逐之。自成遂投反者馬將軍。爲其門下役。尋領八隊。號闖王。其後陷京師。僭帝號。未幾敗死。獻忠膚施縣人。爲延安捕快。性凶暴。嘗以事受笞。繫獄。久之得出。窮無所歸。乃從苗美。王嘉胤爲亂。戰輒先登。獨領一隊。號八大王。其後遂爲川患云。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。而蔓延於各省。望屋而食。奔走不停。未嘗據城邑爲巢穴。故曰流賊。獻忠嘗降於川湖總督陳奇瑜。請屯房縣。已而復叛。流入陝西。

^{甲戌}七年二月。獻忠爲官兵所敗。自陝西平利縣復犯四川。旣見川中山水阻險。不可馳逐。恐官兵圍而殲之。乃自達州儀隴縣出白水江。仍奔陝西。而漢中之民。爲賊所掠者。遂留川東川北山谷間爲賊。其名掌盤子者。爲黃龍搖天動。故世謂之搖黃賊。

賊每繫人。逼令從己。年餘心服。乃解其縛。又面頰上刺大王天王等字。使不得歸。歸卽爲有司所獲。久之黨遂衆。掌盤子者十三人。曰尊天王袁韜。曰整齊王。曰震天王。白蛟龍。曰黑虎混天星。曰必反王劉維明。曰二哨楊三。曰托天王。曰馬超。曰邢十萬。曰順虎過天星。曰黃鷄子。曰九條龍。曰搖天動。以通江達州巴州爲巢穴。而蔓衍於岳池廣元定遠合州巴縣。凡川東之北岸。任其出沒。擄掠人口。則責人取贖。當播種時。則斂兵暫退。及收成後。則復來。以爲人不耕種。則無從而掠也。初不攻城劫寨。亦不恣殺。因土人强悍。鄉兵四起。相約殺賊。而賊遂逢人卽殺。川中多石洞。可容數百人。百姓藏匿其中。賊圍之。積火於外。煙入其中。人中烟氣。卽死。賊於是入洞殺掠無遺。久之。馬漸多。器械漸精。且有火器。川人附之。日衆。遂攻城劫寨。而岳池鄰水等縣。無堅城矣。初。流賊至滇中。留數月。掠人甚衆。有逃歸者。關南道劉某。斬數人。欲滅其來。於是被掠不敢歸。其歸者畏捕。仍走山谷間。此搖黃賊所自始也。撫川者初不以爲意。旣而賊勢浩大。頗有懼色。使總統趙榮貴禦之。互有勝負。竟不能滅。巡撫劉

漢儒以賊入川。謫戍。

丁丑十年十月。張獻忠復入四川。分兵兩路。一由劍閣犯潼綿。一由龍安犯遂寧。劍閣無備。劍州生員聶明杲督鄉勇守之。賊捕民爲鄉導。從關後小路繞出。明杲戰死。賊長驅而入。所過州縣。多望風奔竄。獨吏部文選司主事呂大器募兵守遂寧。賊亦不攻。竟犯成都。攻圍二十餘日。城上多方禦之。不能陷。乃遁去。賊攻城時。援兵皆在數百里外。無一騎至城下。獨副將張令引數千人據漢州。當賊衝。拒賊數萬。多有斬獲。四川總兵侯良柱以援兵抵成都。賊已退至金堂淮口。良柱追之。戰於潼綿間。兵敗而死。副總兵劉乾象到貴。亦死於陣。一軍皆沒。時巡撫王爲章一名維駐保寧。先是梁山有朱廷益者。善幻術。爲章任之。以爲軍前參謀。使別將一軍。賊至不能擊。御史柳寅東劾爲章失機。爲章逮繫。廷益論死。斃成都獄中。總督洪承疇追賊入川。使曹變蛟駐劍州。左光先駐保寧。

戊寅十一年正月。賊遁入漢中。

以傅宗龍巡撫四川。宗龍雲南人。初至成都。民間訛

言巡撫於六月二十四日。欲爲火把會。火把會者。雲南之俗。至六月二十四日。燎火庭中聚飲。令人相撲跌爲樂。蓋古角抵戲也。至秋。民心乃安。新繁縣西郊外。佛寺

石像自動。

八月。四川總兵劉鎮藩。遣王朝陽至儀隴縣。擊搖黃賊。餉少。兵遂叛去。

九月。鎮藩麾下楊展。撫叛兵於廣元之百丈關。卽以展爲參將統之。

己卯十二年。設立夔州府十三隘以禦賊。一隘一將。十三隘一大將統之。以傅宗龍爲總督。加兵部尙書。命邵捷春巡撫四川。

庚辰

十三年正月。成都郭外北城街。泥像自動。邵捷春祝之。若城保全。迎神入城。後賊

果退。迎入城中夏蓮池祀焉。

張獻忠流入湖廣。盤踞竹山房縣山中。督師楊嗣昌

合兵圍之。令大將左良玉駐襄陽。以伺賊走。郢陽。令邵捷春守夔關。以伺賊走四川。若賊走夸陵。則嗣昌當之。謂之圓盤。捷春至夔州。以屬縣大昌大寧。與竹山房縣接壤。爲隘三十二處。若兩縣之隘不守。當以失封疆得罪。遂不守夔關。而守諸隘。隘將覃思岱楊茂選不協。思岱譖茂選。捷春信之。斬茂選。令思岱并將其兵。兵怒散去。五

月。賊卽從此入。諸隘皆潰。賊乘夜犯夔關。直抵夔州城下。副將張令拒戰於羊耳山。敗沒於陣。嗣昌使贊畫主事萬元吉援之。會石柱女帥秦良玉亦引兵至。元吉與之合。賊遂由新寧開縣奔達州。復入漢中。楊嗣昌奏邵捷春失機。有詔逮問。十月。獻忠與羅汝才自漢中復犯四川。陷梓潼。副將郭某自他道至劍州。得賊諜。諜給言賊已進綿州。而賊乃伏梓潼七曲山後。官兵至上亭鋪。賊邀擊。官兵敗。郭某奔劍州會口。賊復入梓潼。總兵方國安自廣元追賊至梓潼。賊出城。官兵追過南門。賊佯敗。官兵入城。未及半。賊却輜重而去。官兵守梓潼。賀人龍、趙光遠、鐵某、大軍繼至。賊遂走綿州。城守賊渡河走瀘州。官兵追至瀘州。賊僞燃火順流而下。官兵追之。賊復乘間走綿州。至浮橋。有牛遮道。賊擊斬牛。綿州城內閉。賊走梓潼。官兵追及之。殺賊五六百人。擒老弱數百人。殺羅汝才弟。獻忠復犯官兵。至靈陽廟。奪老弱。走劍閣。自廣元入漢中。賊所過州縣。官民多竄伏。金堂知縣程大典署漢州。獨城守。新都知縣黃翊聖亦城守。民賴以安。邵捷春有惠政。都人甚德之。及被逮。其校尉居貢院中。百

姓萬餘人。往擊之。校尉踰牆走。捷春先遣校尉行。而後自間道詣闕。竟論死獄中。方亂民圍校尉時。司道官諭之。不聽。華陽知縣某跪請解散。民詬詈不止。自是下頻輕其上矣。以廖大亨巡撫四川。彭縣多逋賦。縣令某以償衙役工食。令衙役自索之。除夕。索甚急。民皆怨苦。

已辛十四年正月。彭縣豪民王綱、仁紀倡議除衙蠹。鳴鑼集衆。盡燬衙役家。各州縣聞風而起。曰除五蠹。一曰衙蠹。謂州縣吏胥皂快也。二曰府蠹。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。三曰豪蠹。謂民間强悍者也。四曰宦蠹。謂縉紳家豪奴惡僕也。五曰學蠹。謂生員包攬詞訟生事害人者也。或捶擊死者。或糜爛於鼎釜者。或活埋於土窖者。不可勝記。惟新都令黃翊聖。金堂令程大典。有善政。故民未變。若新繁、彭山等縣。多蔓延不解。至發兵征討。乃罷。成都亦揭竿擁衆。呼噪城下。院司多方撫慰。不從。令都司引鎮遠營兵。開門擊之。衆潰。乃就撫。廖大亨以民變謫戍。以提學副使陳士奇巡撫四川。

癸未

十六年十一月。李自成陷陝西。漢中總兵趙光遠劫瑞王入四川。關南道陳纁從至保甯。陳士奇與巡按劉之渤、上巡道葛奇祚等迎之。遣光遠還漢中。而奉王駐重慶。奇祚居心寬厚。莅事精勤。每巡州縣。爲民興利除害。愷惻動人。吏民有一善。必稱揚之。有過則諭之使改。不遽責也。時百姓不肯迎瑞王。抑鬱成病。及王入重慶。乃曰。吾事畢矣。竟死。囊無餘物。士民斂錢殮之。十二月。張獻忠由荊州復犯四川。陳士奇駐重慶。以禦之。先是士奇以兵餉不足。屢撤夔州十三隘守兵。至是賊衆數十萬。水陸並進。鮮有抗之者。劉之渤疏劾陳士奇。詔以川北道龍文光代士奇之職。

甲申

十七年

清順治元年

二月。賊陷夔門。參將曾英守巫山縣皮市隘。戰敗。退守涪州。斷賊

水路。三月。賊陷萬縣。四月十六日。武舉人朱彝之。自京師奔還成都。始知李自成

已陷京師。而訛傳上幸通州。二十四日。衆議奉蜀王監國。以楊鏘、齊瓊芳、楊臺、劉道

貞爲相。劉之渤不可。遂不果。

五月。張獻忠進犯重慶。

重慶鐵壁金城。素稱天險。左有合江。右有瀘江。匯流而瀉。

夔州關自瞿塘三峽以達。荆州所謂川江者是也。

所經之地。兵不留行。至酆都。恐土司秦寡婦扼險。先使人偵

之。秦氏守境。不敢出。乃竟向忠州。副將趙榮貴拒戰。不克。退守梁山。斷賊陸路。獻忠

使孫可望

原名旺詎作望獻忠養以爲子故又名張可望

擊之。戰於白兔亭。榮貴復敗。六月初七日。賊至涪

州。曾英拒戰。獻忠又擊破之。於是自涪州以上。如入無人之境。竟無與抗者矣。初、

李自成使馬珂入川。攻陷順慶。執知府杜某。欲殺之。賂以萬金。不允。杜某有孀媳。爲

涂副使女。有殊色。珂妻弟某知之。求納爲婦。涂氏聞之。卽自縊。杜某妻急解之。且跪

請曰。勉自活以全我一家命。卽夕成婚。珂以杜某知廣安州。原任詞臣江鼎鎮率先

降賊。青衣行酒。進美人以悅之。得不死。其他鄉紳官吏。俱被刑。尋死者甚多。珂奉自

成年號。搖黃不能與抗。亦不附從。仍奉大明年號。設險自守。至是馬珂聞獻忠將至。

卽棄城遁去。新撫龍文光入順慶時。獻忠已將達重慶。重慶告急。文光檄援兵至

順慶。聽點然後發行。則重慶已被圍矣。十八日。賊據佛圖關。陳士奇尙在重慶。援兵

亦有至者。諸將請背城一戰。士奇不許。曰。若輩欲走耳。悉令入城。使副將卞顯爵駐

轉角樓。統兵固守。賊四面攻城。多穿地道。發城外塚。取棺板頂頭上。以禦矢石。一人

傷卽補一人以進。稍退卽轉斬。地道旣通。灌以火藥。火藥發。城立潰。二十三日。賊焚轉角樓。顯爵戰死。城遂陷。賊旣入城。士民袖手就戮。間有遁出城者。遇賊卽死。或擠入水中。獻忠坐操場。拘集文武各官。時各官多魚服求生。賊懸重賞購百姓認之。各官遂無得脫者。賊遣人至瑞王府。索王王妃劉氏投井死。王被執。求水不可得。又繫重慶知府王行儉。至庫取錢糧。尋召士奇等。謂曰。朝廷皆由汝等敗壞。十三隘如有守兵。我遲進數日。汝等亦可預備。今如此。不剛何待。并行儉等俱發凌遲。巴縣知縣王錫六言曰。我輩應死。毋枉殺百姓。遂皆死。賊衆引瑞王入。獻忠下座歎息曰。我兵強於李自成。汝旣畏自成。而離漢中。亦宜知我兵至。而去重慶。今安坐不動。受我顯戮。豈非命乎。亦發凌遲。令刺王喉速死。盛以棺。百姓俱斫右手。無一免者。黠者欲以左手相欺。并左手亦不免。各州縣畏其暴。惟恐加兵。皆望風送款。賊卽擇其魁傑者。授以知縣之職。發兵送之。仍行殺掠。官民之降者。仍不能免。知廣安州杜某。亦殺死。定遠縣有米三千石。例解昭化。時昭化已爲賊藪。定遠令高作霖度不能達。請於

龍文光以未解順慶。可通融銷算。如以昭化遠而順慶近。則脚價當如數扣還。文光援舊例。不許。其米竟齎盜糧。獻忠遣人招江津鄉官刁化龍。不至。七月初四日。獻忠使劉廷舉守重慶。自引兵犯成都。盡焚其舟。於瀘州分三路進。龍文光自順慶援成都。調總兵劉鎮藩并威茂道兵董卜韓胡土兵守城。順慶叛降獻忠。獻忠使張都督殷承祚守之。成都援兵四集。獻忠使其衆僞爲援兵。混入城中。龍文光不能辨。八月初七日。賊四面攻城。較重慶更力。文光之渤等悉發庫藏募死士。縋城下殺賊。賊攻圍不輟。凡三日。賊兵內應。鐘鼓樓火發。守兵驚走。賊登城。文光鎮藩皆戰死。蜀王及妃嬪皆赴井死。蜀世子平某。內江王奉鏹。巡按劉之渤。推官劉士斗。華陽知縣沈雲祚。皆被執。賊封平某爲太平公。旣而殺之。之渤等皆不屈。賊再三慰諭。以之渤爲巡撫。之渤不可。但爲百姓請命。遂皆死。十一日。獻忠盡驅成都軍民於中園。將屠之。其黨汪兆齡進曰。成都是本根基業。不宜縱殺。乃止。十五日。獻忠自稱秦王。國號大西。改元大順。卽以蜀王府爲宮殿。設立五府六部等衙門。以汪兆齡爲東閣。

大學士。原任通州知州嚴錫命爲文華殿大學士。養子張可望爲平南監軍。張文秀爲平南先鋒。張定國爲前軍都督。張能奇爲平南將軍。分兵四出掠地。全川騷動。九月。馬珂尙在綿州。張能奇擊之。不克。獻忠自將擊之。珂敗走漢中。獻忠還成都。十月。張定國陷保甯。張可望陷龍安。使王運行守之。自引兵犯茂州。陷之。松潘副總兵朱化龍。管糧通判萬文相。擊走之。遂復茂州。化龍又與龍安署印同知詹天顏共復龍安。斬王運行。張能奇陷雅州。先是雅州知州王國臣與上南兵巡道胡恆有隙。會上南守道建昌道官皆缺。恆帶兩道印。從邛州過雅州。將入建昌城。邊兵送之。聞獻忠已陷成都。兵譟奪餉散去。國臣乃拘恆。劫其三印。遣使降獻忠。又下衛指揮使阮士奇。生員洪其惠於獄。雅州生員傅元修走天全六番。說正招討高躋泰。令出兵擊國臣。躋泰許之。使高君錫、姜奇峯攻雅州。國臣遁入成都。君錫等迎恆及士奇。其惠入始陽。始陽躋泰地也。獻忠以國臣爲茶馬御史。與張能奇犯雅州。陷之。進攻躋泰。至飛仙關。躋泰懼。卽以胡恆、士奇及朱奉鉞。奉鉞胡恆時已爲僞與賊。賊引去。三人至

成都皆被害。時建昌行營將周雙橋李倅。海棠堡守備丁如龍。越嵩衛指揮使王自明。得胡恆檄。各以兵出迎。而恆已爲賊所獲。遂駐大渡河所。與掌印千戶沈雲龍。黎川安撫使馬京。及蠻莊七姓。謀擊賊。無應之者。會四川總鎮坐營參將曹勳。自成都敗歸。衆推爲帥。共守榮經縣。居數日。富順鎮國將軍平櫟。

蜀王母弟富順王之次子

問道至榮經。

勳與諸將。及原任南京戶部員外范文光。舉人劉道貞。程翔鳳。生員傅元修。傅元覽。張士麟。唐默。鍾之綬。胡大生。洪其仁。洪其信等。共立平櫟爲蜀王。號召義兵。勳爲副總兵。統領諸將。赧帝旣立。詔故相王應熊。經略川湖雲貴四省軍務。專辦蜀寇。應

熊卽以文光爲監軍道。道貞爲兵部職方司主事。翔鳳爲監紀推官。勳率諸將向雅州。大破賊於龍鶴山。賊退入雅州。諸將乘勝至城下。賊出戰。勳敗歸。榮經賊復攻之。勳再敗。退守大渡河所之大關山。賊攻之。不克。勳選驍騎擊賊。斬首數百級。賊潰去。勳入榮經。賊復攻之。勳敗。榮經陷。自是惟守小關山。此二關。乃相公領之。險隘處也。范文光嘗名爲忠孝路焉。獻忠遣使四出。趨地方官員及鄉紳朝見。百姓藏匿官